

画 学 文 存

傅抱石

談藝錄

傅抱石 ◎ 著 黃戈 ◎ 編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画学文存

傅抱石談藝錄

傅抱石 ◎ 著 黃戈 ◎ 編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学文存·傅抱石谈艺录 / 傅抱石著 ; 黄戈编 . — 上海 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, 2019. 1

ISBN 978-7-5586-1095-0

I . ①画… II . ①傅… ②黄… III . ①美术史—研究—中国—文集 IV . ① J120.9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9382 号

画学文存

傅抱石谈艺录

著 者 傅抱石
编 者 黄 戈
策 划 徐 亭
责任编辑 徐 亭
技术编辑 季 卫
调 图 徐才平
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社 址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
印 刷 上海印刷 (集团) 有限公司
开 本 889 × 1194 1/16
印 张 18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
印 数 0001—2250
书 号 ISBN 978-7-5586-1095-0
定 价 128.00 元

月夜品高士於南天
紀念金陵



目 录

<p>壹 中国绘画变迁史纲 / 1</p> <p>贰 画学与画法 / 73</p> <p> 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 / 73</p> <p> 中国绘画之精神 / 82</p> <p> 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 / 92</p> <p> 中国画的特点 / 106</p> <p> 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 / 125</p> <p> 中国绘画史的新页 / 130</p> <p> 中国绘画之理解和欣赏 / 133</p> <p> 中国山水画的空间表现 / 139</p> <p> 中国的人物画和山水画 / 171</p> <p> 中国的画学 / 174</p>	<p>叁 画家论 /</p> <p> 元四家 / 211</p> <p> 明末四奇僧 / 211</p> <p> 恽南田 / 218</p> <p> 读石涛《淮扬洁秋图》 / 218</p> <p> 郑板桥试论 / 232</p> <p> 后记 / 245</p> <p> 谈山水画写生 / 193</p> <p> 论皴法 / 197</p>
<hr/> <p>— / 227</p>	

壹 · 中国绘画变迁史纲

自序

在六七年前，我曾费了七个月的时间，写《国画源流述概》十几万字，那时候国内尚无画史一类书籍出版。一个人闭门造车，倒是味道十足！去年江西省立第一中学校要我担任高中艺术科的国画，我总是叫他们多多看些关于国画理论的书。他们不是说无从看起，就是说看不懂，要我编些讲义，我答应下来了。因为我想我是有老本钱的！

翻出来看来看去，觉得自己太狂妄了。现在已出版的陈氏《中国绘画史》、潘氏《中国绘画史》、郑氏《中国画学全史》、朱氏《国画 ABC》不是都比我更丰富完善么？但当时我发生了四个问题：

- A. 画体、画法、画学、画评、画传，是不是可以混为一谈？
- B. 中国绘画有没有断代的可能？
- C. 记帐式和提纲式，哪种令读者易得整个的系统？
- D. 应否决定中国绘画的正途？

兹假定学国画的人，以高中程度为标准，那画法重于画学，画学重于画体，画体重于画传，画传重于画评。断代的太破碎了！记帐式的太死气了！应当指出一条正路，使他们有所循依，才是不错。

所以我重新著这本书，是：

- A. 提倡南宗。
- B. 注意整个的系统。
- C. 前贤的画论，有必不可不读的，都按时按人插入，使旁收理论的实效。
- D. 顾及兴味的丰富。
- E. 在量的方面，是每周二小时，供一年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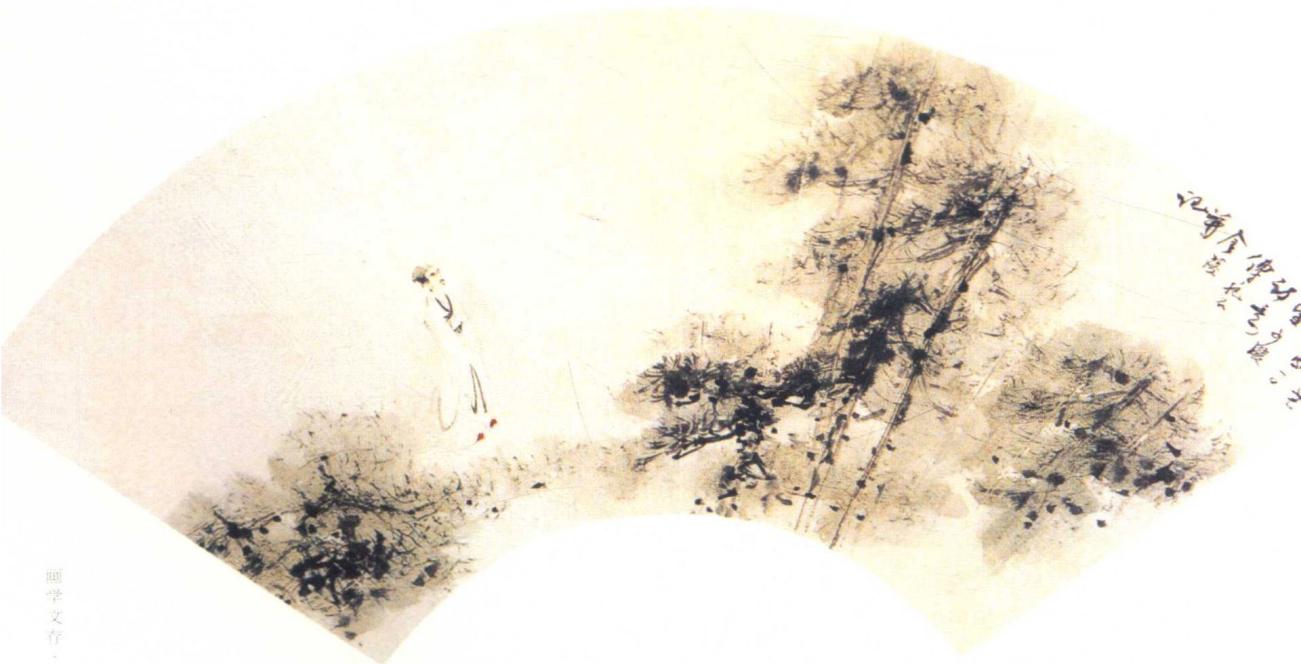
我读书太少，藏书不多。话虽如此，而谬误的地方一定很多！深望海内贤达，予以纠正。

导 言

中国绘画受了环境的陶镕，并不像平行而无变化的两条直线。

一切艺术的展开，其背后皆是展开时的推动。推动至于多方面急流的进展。

环境可以迁变一切事物，无怪把两条线形成了曲曲折折。在绘画上既绝对脱不了环境的“力”，就要接受而服从它。于是曲折的程度，没有简单而且富有变化了。我们居几千年之下，这复杂的造成，是为了什么？或某一曲折的现象及展望又是怎样的？确不容易找到一个较准的系统。但从很远很远的深源，所发出来的流水，必不是可以取一斑而估计全豹。虽然有不少的画商，把无价的东西，硬说是定价不二。什么上古中古，什么初唐晚唐，生吞活剥，似乎增加系统的紊乱，轶出系统的真正面目，于系统是毫发无补。然而这种制作，烦难也是不能减少。因中国是发达最早，各种文化事业，进步很是迟慢。所以古人遗留下来的手迹，直是与古人俱亡，加之中国人不道德的习性，赝品充斥，真的反秘售外人。只顾个人自利，不虞国家文献从兹失所！这样渐渐地漏出，有限的东西，能够经得住几次车载轮运呢？



少陵诗意

而其结果，好比——

好比你床上枕头底下的钞票，隔壁老二比你清楚得多了。五元一张的，或一元一张的，中国银行的，或交通银行的，新的旧的，完好的，破烂的，老二通通了然胸中。你自己总觉得“钱是用的，水是流的”，谁去理会这些？殊不知一旦数目不符合，或清理结算的时候，困难了。糊涂了事既不对，寻根究底又不能；老二清楚固是清楚，但老二是有力量注意；是有力量侵略的呵！中国艺术的结晶，古人精神的寄与，难道钞票还不如？非把它去换钞票就不可以么？

隔壁老二虽多，日本是最厉害的一个！

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老大哥，低头去问隔壁的老二是丢丑！是自杀！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去检查自己的物件，和照顾自己的物件。虽是多少东西缺了证明，亦是无可如何。我们须利用敏锐的脑力和眼光设法把失去的宝贝一样一样找着源流，或弄了回来。这些宝贝，是从现在上窥几千年曲曲折折的引导者，也许还是某一曲折的具体精神。离开它而谈曲折，其虚伪会令人可笑的。

自从有画一直到今日，今日的中国民众，还不明白画是怎样的到今日。这种人一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，“以上”并未形容过分。试看关于中国绘画的书籍有多少？研究者又有多少？在中国的地位怎样？中国人对于研究者的态度又怎样？这一切都是使人哭的材料！至少：我们须自己起来担任这重要而又被诅咒的担子。只要不糟踏自己的天才，努力学问品格的修研，死心塌地去钻之研之，其结果，最低限度也要比隔壁老二强一点。

然而在今日的现状里，研究者也大有人在。姑无论曲曲折折如何难以获得，但昭震于前后的迁变，尚可得而言。

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

这是：

1. 轨道的研究中国绘画不二法门！
2. 提高中国绘画的价值！
3. 增进中国绘画对于世界贡献的动力及信仰！
4. 中国绘画普遍发扬永久的根源！

假若艺术是个人，恐怕世界上也找不出这样一个人。又骄傲，又和蔼，又奇特，又普泛，又像高不可攀，又像俯拾即是；……原来它在中国地位不过如此！

子曰：“游于艺”——《论语》

俗话说得好：“勤有功，戏无益。”游者，戏也。当然算不了什么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！是个无益的买卖。然而孔老夫子的课程——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——以外，还有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六项的课外作业。可见虽曰：“游而已！”究竟是需要狠迫。在当时无论时间或空间的艺术，都还是雏形粗具，并不能引起多数人的探讨。不过，“画者，所以补文字之不足也。”及“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”绘画和音乐，比较发达罢了。《家语》载：“孔子观乎明堂，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，桀纣之象，而各有善恶之状，兴废之戒焉！”张敦礼云：“画之为艺虽小，至于使人鉴善劝恶，耸人视听，为补益岂其侪于众工哉？”可知这时候绘画的目的，和今时判然了。今时以科学昌明的缘故，似乎以从古的事实，加以怀疑，加以鄙薄。

但人类的进化，历史自然非常幽远，变迁也渐而不觉突然。当文智不太启展，一切政教宪章，只求其备，遑论“美”“善”！某种东西，它直接或间接若能辅助政教之一部，它的发展必然迅速。姑认它的结果，它将来的结果；和“辅助”差得不可以道里计，而这段过程，艺术也是必经之途。除非绝对昧于文化的迁变者，才会否认。因此，孔子观乎明堂的故事，也就大足惊人，煞是可观；然不能说不是中国绘画发达的原因内强有力的原因了！

中国绘画实是中国的绘画，中国有几千年悠长的史迹，民族性是更不可离开。兴兴替替，盛衰衰的一页一页，并不可不加注目。过去是将来参考的“线”，虽不一定这条“线”不变，痕迹总是足以追求足以搜检。所以中国的绘画，也有它的“线”。所以中国的绘画，也有特殊的民族性。较别的国族的绘画，是迥不相同！

拿非中国画的一切，来研究中国绘画，其不能乃至明之事实。和拿中国老式的绣鞋，强穿于天足的妇女是一样。绣鞋的美丑不是问题，合不合才是重大的意义。好像

江西景德镇的瓷器，非鄱阳乐平的泥来做不行。广东、福建固也有瓷器，但也是瓷器，式样尽管相同，决不能把景德镇的特色搬来批评。这个理由，正是中国绘画的一切，必须中国人来干。

中国绘画，既含有所有的所有形成其独立性，又经多多少少的研究者，本此而加以洗刷增大，致数千年而不坠。则独立性之重要可谓蔑以复加！记得马哥利(M.R.Margnerye)说过：“西人欲知中国绘画的真价值者，须抛弃其平生所学之美术教育和审美观念。”那“真价值”一语，岂非与美术无关？须知此正为中国绘画有真价值；故与美术无关，故与美术绝其相属之因缘。美术乃论一般的，不能及此，更不许据此以批评。而近代中国的画界，常常互为攻讦，互作批议，这是不知中国的绘画是“超然”的制作。还有大倡中西绘画结婚的论者，真是笑话！结婚不结婚，现在无法测断。至于订婚，恐在三百年以后。我们不妨说近一点。

不过把中国绘画的左右前后随便取一点看来，知道了前后左右都是造成？“超然”的材料。“超然”不打倒，所谓“中”“西”在绘画上永远不能并为一谈。但好奇的画论者，寻着了一小部分——似是而非的一小部分——就说沟通了。东画西化，或西画东化，也信口道出。比如西方的图案画，已经远别它本身的目的而从事调剂的运动。便化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！反而引起了所谓“恶魔主义”“立方主义”……的逞雄。中国绘画根本是兴奋的，用不着加其他的调剂。《金石索》上的武山堂石刻，西洋人就便化一百年便也就“化”不出来。中国绘画既有这伟大的基本思想，真可以伸起大指头，向世界的画坛摇而摆将过去！如入无人之境一般。我们不应妄自菲薄，应当努力去求这伟大的基本思想如何造成。

如何可以造成？明代董其昌说是应该这样：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胸中脱去尘浊，自然丘壑内营，立成廊宇。随手写出，皆为山水传神！——《画旨》。

清代沈宗骞说是应该这样：

……夫求格之高，其道有四：一曰清心地，以消俗虑。二曰善读书，以明理境。三曰却早誉，以几远到。四曰亲风雅，以正体裁。——《芥舟学画编》

他并说明以下的理由：

笔墨虽出于手，实根于心。鄙吝满怀，安得超逸之致？矜情未释，何来冲穆之神？郭恕先、黄子久人皆谓其仙去，夫固不可知，而其能超乎尘埃之表，则其独绝者。故其手迹流传，后世得者，珍逾拱璧。苟非得之于性情，纵有绝世之资，穷年之力，亦

不能到此地位。故一曰清心地，以消俗虑。理无尽境，况托笔墨以见者邪？尤当会其微妙之至，以静参其消息。岂浅尝薄植者所得预？若无书卷以佐之，既粗且浅，失隽士之幽深；复腐而庸，少高人之逸韵。夫自古重士大夫之作者，以其能陶淑于书册卷轴之中。故识趣兴会，自得超超元表，不肯稍落凡境也。故二曰善读书，以明理境。松雪云：“乳臭小儿，朝学执笔，暮已自夸其能。”是真所以为乳臭也。要知从事笔墨，初十年仅得略识笔墨性情，又十年而规模粗备，又十年而神理少得，二十年后乃可几于变化，此其大概也。而虚其心以求者，但觉病之日去，而日生张皇补苴，救过不遑，何暇骤希名誉？及至功深火到，自有不可磨灭光景，足以信今而传后。故三曰却美誉，以几远到。古人左图右史，则图与史实为左右。故作者既内出于性灵，而外不得不更亲风雅。吮墨闲窗，动合风人之旨；挥毫胜日，时抽雅士之怀。味之而愈长，则知其蕴之深也；久之而弥彰，则知其植之厚也。蕴深而植厚，乃是真正风雅，亦是最高体格。南宗院体，且薄之如不屑，若刻画以为工，涂饰以为丽，是直与髹工彩匠同其分地而已！故四曰亲风雅，以正体裁。——《芥舟学画编》

近人陈衡恪说是应该这样：

文人画之要素：第一人品，第二学问，第三才情，第四思想。具此四者，乃能完善。盖艺术之为物，以人感人，以精神相应者也。有此感想，有此精神，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。所谓感情移人，近世美学家所推论视为重要者，盖此之谓也欤？——《文人之画之价值》

今把三个人的方法试列如下：

董其昌 1. 读书 2. 广见闻 3. 脱俗

沈宗骞 1. 清心 2. 读书 3. 却誉 4. 正体

陈衡恪 1. 人品 2. 学问 3. 才情 4. 思想

看来陈氏所举，较为确切。“清心”“脱俗”“却誉”，不若“敦品”。“读书”即求学问。“广见闻”即扩开思想。但“思想”从“才情”而生，“正体”与“学问”类似。我以为“人品”“学问”“天才”三项，可以概括。

这就是造成中国绘画基本思想的三大要素。

这就是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。

先分别来说：“人品”如何是第一要素呢？

这幅画未曾动笔，这时候除去笔、墨、纸或颜料之外，只“我”是使白的纸和笔墨接触的媒介。虽然尚有境界、气韵、骨法……的顾及，而在白的纸上，纵横起来，

一九五六年
李鹤鸣作

博



执行者在“我”，怎样执行也是“我”，画面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在“我”的“我”了。画面有“我”，“我”有画面了。但画面在“我”所加入，画面是绝对容受，绝不敢见拒。换句话说，“我”要东，画面容受在东，决不致西。画面与“我”合而为一。然欲希冀画面境界之高超，画面价值之增进，画面精神之紧张，画面生命之永续；非先办讫“我”的高超、增进、紧张、永续不可。

“我”之重要可想而知！“我”是先决问题。

“我”是一个人，“我”的价钱，即是“人品”。

“人”一切的主宰属掌脑神经，“脑”的故事出来了。

现在叫做银元的，从前是叫做银子。现在叫做性教育的，从前是叫做“中籌之言”。现在叫做“脑”的，从前是叫做“心”。科学的恩惠，使我们知道“心”是不能够发号施令的东西。这最大的权威，证明属于“脑”了。与其说是画面等于“我”，何若说是画面等于“脑”呢？郭若虚说：“凡画气韵本乎游心。”米友仁说：“子云以字为心画。非穷理者，其语不能至是。是画之为说，亦心画也。”这“心画”二字，应该称做“脑画”。所以“脑”

不改造，“脑画”是吃不起价钱的。因为“脑”的价钱，根本就不高。原来中国许多画人，形形色色，价钱很不一致。有皇帝的价钱，也有皂卒的价钱；既有墨客的价钱，就也有骚人的价钱。可是“脑”都不属于当时。若就我们说，“脑”是不属于现在。或早几十年，或晚几十年。一个伟大的画人，在当时，当时对他只有排斥、攻击，或至于威迫。他受不起了，根据“不平则鸣”的公式，定是充满怀恨和报复的心境。然常常政治的力量，足以使社会的现态安然不动，更不许身体有绝对自由的行动。好在每个人都有一個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的脑袋，差可不受其挟制。但这种精神的戕杀，我否认是少数人的事。不过伟大的画人，他的“脑”特别前进，特别敏锐，不断地去搜检戕杀的证明罢了。他这种搜检的获得，是多面的归纳与散开，当不是人人可以如此。所以伟大的画人，是时代的中心，他的“脑”，是一座晶亮亮的时代之灯！

那伟大的画人，不是罪人么？

不对的。艺人的罪，是现实的罪，现实既有戕杀“脑”的行为，而“脑”反因此增加其改造。战国时的屈原先生，是一个好例。离骚二千七百多字，不是现实的罪状么？可知“脑”的改造，直接即增加“我”的价钱，间接即增加画面的完美。欲提高画面的价值，第一须改造“脑”，第一要有“人品”。

姑以“素人”一名词，代表普通的人，那素人正是画人的相对方。素人以为美的，未必画人以为美。素人以为对的，也许画人以为大逆不道！素人以为不应如此，画人或欣然说正中下怀！这统统关系“脑”，关系“人品”。洋房好住，但在画面不一定好看。茅屋破烂的不足蔽风雨了，画面表现出来是风致幽然！这些冲突的所在，即是艺术之宫！“人品”不高的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倪云林说：“余之行，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！”又说：“仆之所画者，不过逸笔草草。”逸气，逸笔，自是逸品。但从他的“人品”中得来，居“神”“妙”“能”之上，为元四大家之首。非可幸致的呀！后来文徵明题他的画，有：“人品不高，用墨无法”之叹。岂但用墨无法，抑令人作三日呕！

有了相当的“人品”，即得了第一个要素。

画有士人之画与作家之画，士人之画，妙而不必求工；作家之画，工而未必尽妙。故与其工而不妙，不若妙而不工。——《溪山卧游录》

中国绘画，自六朝微露了这两种的分崩，至李唐而益著。几千年来，士人之画，其价值远过作家的一切，这个道理，是非常简单的。即：

士人之画：1. 境界高远 2. 不落寻常窠臼 3. 充分表现个性

作家之画：1. 面目一律 2. 皆有所自钩摹 3. 徒作客观的描绘

还可以说：

士人之画，不专事技巧的讲求。

作家之画，乃专心形似的工致。

因此前者又叫做文人画，后者又称画工。我所希望的研究者，当然不愿意造成一个画工，画而为工，还有画吗？昔人评大年画，谓得胸中着万卷书更奇！是以胸中无书，即不能作画。尤其是士人之画，非多读书不可。否则不特画意不高，并不明画理。苏东坡说得极妙！

余尝论画：以为人禽宫室器用，皆有常形。至于山石竹木，水波烟云，虽无常形，而有常理。常形之失，人皆知之，常理之不当，虽晓画者有不知。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，必托于无常形者也。虽然，常形之失，止于所失，而不病其全。若常理之不当，则举废之矣。以其形之无常，是以其理之不可不谨也。世之工人，或能曲尽其形，而至于其理，非高人逸才不办。——《东坡集》

又说：

观士人画，如阅天下马，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，往往只取鞭策皮毛，糟粕刍秣，无一点俊发气！——《东坡集》

画理的重要，没有学问的人不能明白，而觉其赘疣过甚。分明是同一布置的画面，而见仁见智，也大异其趣。在某一部分或某一笔之间，宛如临阵般严重，又宛如午夜般闲逸，又宛如处女般幽娴，又宛如勇士般雄伟，这类宛如……不明画理者，是“宛”然不如了。只会刻板的涂饰，无意义的挥洒，这是条线之遭际坎坷，把伟大的生命丧失。然一经落纸，非九牛之力所可挽回！或偶拾得一二佳制，揣意仿抚，但形虽似而神早非，究是蔑却画理而不学问的大关键，怎能颖悟深邃的画面呢？无怪茫然无所措！

再浅近的说吧！

浅近的说：学问的范围多广？岂是一人之力所能遍精？若不是抒发性灵的东西，不惟无用，反而致俗。譬如音乐、诗歌、小说……都应多多阅读，以开拓心胸。而这又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，一定要平素修养成了习惯，有“六合皆空，惟我为大”的境界。什么名利荣辱，绝不许杂半点于方寸之中。这样下过了一番勤奋，一方面使驾驭画面的能力，猛烈地增加，一方面使心境和画境，互为挥发，融化为一。那么一点一画，一草一木，一山一石，都间接受学问的支配，臻于逸妙的峰巅。在笔墨的动作未停，胸中的丘壑即未尽，胸中的丘壑未尽，即学问的修养幽远。况且心愈用愈灵，学愈研愈精，这才画面的生命，有了确固的保障。得了新的灌溉，发苗滋长，定是意中之事了！



虎溪三笑

试看古往今来伟大的画人，哪个是目不识丁，胸无点墨之徒？我们假定为作画而学问，学问是决不止有助于作画的。当时心地宽旷，灵犀豁然！所谓烟云供养，清朝的四王，不都是寿至八九十么？故中国绘画是最精神最玄哲的学问。有的五日一山，十日一水，倒不及草草的数笔。不及的道理，前者是成功于技巧，后者是发生于性灵，以人感人。技巧的结果，博不了多数人的鉴赏，惟有精神所寄托的画面，始足动人，始足感人，而能自感！有许多略学绘事的人，笑话是层出不穷了。搬着二本帖，刻意临写，而题曰仿某某，仿某派。甚至青绿说是学王维，勾花说是仿徐熙。还有画牡丹而缀以咏雪之诗；写渔父而题以樵子之什。种种谬构，不一而足！这是不学问的必然现象，然而尚不止此呢，请看：

寡学之士，则多性狂。而自蔽者有三，难学者有二。何谓也？有心高而不耻于下问，惟凭盗学者以自蔽也。有性敏而才亦高，杂学而狂乱，志不归于一者自蔽也。有少年夙成，其志不劳而颇通，慵而不学者自蔽也。难学者何也？有漫学而不知其学之理，苟侥幸之策，惟务作伪以劳心，使神志蔽乱，不究于学者难学也。——韩拙《山水纯全集》（原本疑有脱伪）

宋时画学犹分士流杂流，俱令治大小《经》，仍读《说文》《尔雅》《方言》《释名》等书，宜其下笔不苟也。予畏学画于东村，而胜东村。真是胸中多数百卷书耳！——周亮工《读画录》

于古人之论说，复不肯静参而默会。所以致苦一生，而迄于无成。盖非好学深思，心知

其意，而虚衷集益，安能拔俗？——张庚《浦山论画》

画法与诗文相通，必有书卷气，而后可以言画。——王原祁《麓台题画稿》

六法一道，非惟习之为难，知之为最难。——同上

有人悟得丹青理，专向茅茨画山水。——郭河阳

当然！画面美妙清隽的精神，是画理的分布及其组织。若昧而不透美妙清隽是极艰难的创造，则将无从迎纳于我的笔底，且永远无从领悟。纵然是朝夕的调铅弄粉，吮毫濡墨，只不过作死自然的眷写者而已！辗转的说来，学问是必须努力虔修，毫无疑问了。

若有了高尚的“人品”，又有“学问”，即得了两个要素。

但有这样一个人，他的人品学问，都有相当的修养和造诣。在画面上总觉得意不逮笔，结果留下无穷遗憾。当着他画一山或一石粗成脉络的时候，心境中未尝不预有最高之希冀，笔舞墨飞，心得手应！方自竟竟然勤求勾染，那晓得反因愈装饰而愈糟。或另一个人，三笔两笔，就能出精出神。这上面也说过这种话，是什么道理呢？呵！他不但缺少画理的知识，并且还没有画面的基本技能，他没有“天才”！

没有“天才”的画人，越画越坏，只有开倒车！

大概有天才的人，不知不觉中会流露一切的。这流露，自己实是莫明其所以然，或仅感觉得兴趣高一点罢了。就以写字而论：一个字的笔画程序是一定的，然而有天才的人他写一横，绝不等于其他的一横，一竖一点也俱是一样。不同的缘故在哪里呢？这是天机，岂容泄漏？不过一横一点之顷，天才者必不异样吃力，“吃力”是讨不到好。天才者也必不以为困难，“困难”可以使心手都受迟疑的束缚。这是天赋的特权，与生俱来的一种“力”。

依稀记得有个故事。

是有一个人，年纪很轻，“人品”“学问”都不错。他的父亲一天叫他在身边，出“龙门”两个字给他对上。他开口就答“鼠洞”！字面是恰恰相称，总算对着了。但他的父亲竟因此一病不起，说他才器太小，终无大用！为什么不对“虎阙”，不对“凤阁”？“鼠洞”“凤阁”“虎阙”，天才在其中矣！

所谓“天才”在这里简言之就是画才。

只要不是特别的笨伯——下愚都有造就的可能，只要专心一志，都有进步的希望。何不先敦其品，而励其学？

三大要素备，乞往下细细的咀嚼吧！

文字画与初期绘画

中国绘画的原始，相传有三说：

一说始于庖牺。

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；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于是始作八卦，而文籍生焉。——《周易系传》

一说始于史皇。

《世本》曰：“史皇作图。”宋忠曰：“史皇，黄帝臣。图，谓图画物象。”——《文选》李善注

一说史皇、仓颉共同肇始。

则有龟字效灵，龙图呈宝。自巢燧以来，皆有此瑞。迹映乎瑶牒，事传乎金册。庖牺氏发于荣河中，典籍图画萌矣。轩辕氏得于温洛中，史皇仓颉状焉。奎有芒角，下主辞章；颉有四目，仰观垂象。因俪鸟龟之迹，遂定书字之形。造化不能藏其秘，故天雨粟；灵怪不能遁其形，故鬼夜哭。是时也，书画同体而未分，象制肇创而犹略。无以传其意，故有书；无以见其形，故有画。天地圣人之意也！——《历代名画记》

这三说：第一说，以八卦的爻象是象形的，如“乾”，三乾为天，但 乾 是象天。“坎”， 坎 坎为水，但 坎 是象水。第二说，是史皇创造图画，和仓颉造字是分道而行的。第三说，是仓颉与史皇并未分流，仓颉的象形字，即是与画相类似的。又一说，史皇、仓颉是一个人。还有一说，有画始于舜妹敷首。竟似臆说，不足考了。

伏羲仰观俯察以造八卦，仓颉见鸟兽蹠迹之迹，而作文字，史皇作图又专之史册，三说之中，各有道理。原来荒古的时代，结绳纪事太麻烦了，人民感觉这样行为，苦到万分，又不经济。但自己简单的脑筋又无法子可想，所以聪明的庖牺氏观天察地造了八卦。动机虽是为了供当时的需要，而“象”“法”不自庖牺才有。不过他以先知先觉，以为天可象，地可法。但“象”“法”必以天地做个对象，才有所依靠。虽八卦不一定每一卦现在都可以找出它原来的对象，单从乾、坎推测，那八卦决不是凭空构拟出来的东西。抽象一点罢了！后来仓颉更是聪明，把这种困难打破，先定下“指事”与“象形”两种原则。（班固称“指事”为“象事”）有形可象的，就象它的“形”，无形可象的，就象它的“事”。这样，比较从前活动多了。而象形也就无挂无碍地独立起来，如 〇 ㄣ，象日、月。又如 一 一，或 一 一，或 = =，虽不能指定象某种物体，然在“一”上的就是上，“一”下的就是下。这“=”是什么东西呢？可说代表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应用上不更便利么？所以把一直“|”，或一圆点“·”，或一